

古文觀止卷之九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秉權題材

手錄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

唐武后

時有同州下邳人

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

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

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

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

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

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

國法然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

臣竊獨過之

總駁一句臣聞禮

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而醢者死

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吏不當殺

而殺者死。○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大根原處。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

竝焉。一句點醒。破其說。誅其可旌，茲謂濫。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

謂僭。壞禮甚矣。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互發以足上句意。果以是示於天下，

傳於後代，邇義者不知所向，遠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

以上泛言旌誅並用之非。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

一而已矣。此言聖人旌誅不並用。窮理本情四字甚細。嚮使刺讞狀年上聲其誠僞，考正

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刺，誅也。議，罪曰讞。誠僞，以情言。

曲直以理言。○承上正。轉一筆起下二段議論。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

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

上下蒙冒，頽豫號豪，不聞也。頽，呼也。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

為得禮禮記父之制不與其戴天又曰居父母處心積慮以得

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

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段寫旌其或元慶之父不免

於罪師鞫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

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傲而凌上也執而誅

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段寫誅之不宜旌○二段且其

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述子昂原議是惑於

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

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勝弱

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此段申明讎字之義正駁子昂言讎之失周禮調人調

官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

名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

邦國交讎之

周禮見地官

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

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遺復讎不除害

傳見定公四年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一來一往今若取此以

日推刃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也

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又殺師韞○引周禮公羊以明殺人

不義與不受誅者皆可復讎論且夫不忘讎孝也不受死義也

有根據一篇主意具見于此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

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讐刑壞禮其

不可以為典明矣收段就元慶立論所以重與之而請下臣議

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看敘起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八字便見得宜旌不宜誅

中段是論理故作兩平之言後段是論事故作側重之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

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

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

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叔虞于唐若

曰周公人賀史不之見吾意不然林向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

特丁劉向說苑云云

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賞以成之也層一不當封邪周公乃成

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層二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

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層三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設未得其當去聲雖十易之去聲不為病要去聲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

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此段方是正

斷嚴切不留

餘漏下乃就周公
身上另起再作斷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憂樂要歸之

大中而已其應要下
必不遂其失而為之辭一又不當束縛之馳

驟之使若牛馬然言不能從容優樂若制牛馬然束
急則敗矣縛之使不得行馳驟之使之必行

迫之太甚則取
且家人公子言父子之閒尚不能以束縛馳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

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言父子之閒尚不能以束縛馳是直小丈夫缺缺言父子之閒尚不能以束縛馳者之事

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尹佚也
結史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妙

前幅連設數層結史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妙
後幅連下數層斷案俱以理勝非

尚口舌便便也讀之反覆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

蔡

箕子碑

柳宗元

几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止蒙難去聲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蒙犯

也○正蒙難者以正犯難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

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昭勳焉謂下易書詩所載是也○出箕子當紂之時大

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書今天動起進死以

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不為比王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

亡吾國故不忍微子且且一道有行之者矣此將正寫箕子先入

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頽

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囚奴正土正土

謂箕子也易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夷傷也言六五以宗臣居暗地近暗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應前一日及

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

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大法謂洪範洪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

古文見上

陳之蓋洪範發之千禹箕子推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

術增益以成篇歟○應前二日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

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教其民以禮義田獵民犯禁入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

婦人貞信不淫厥其教民以食以簋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

○應前率是大道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性以次分應似正意於序同鳴

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當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與理是固人事之或

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忽然別起波浪語極淋漓感慨

使人失聲長慟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汲郡紂故都今河南衛輝府嘉先生獨

列於易象作是頌云頌不載

前立三柱真如天外三峯卓然峭峙於序以下忽然換筆往更有深情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白文觸草木盡死以蜚人無禦

之者異蛇最毒然得而腊昔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孽蹠開上

漏癘賴去死肌殺三蟲脂乾肉也餌藥餌也已止也掌蹠曲脚

之腐爛者三蟲三尸之蟲也○毒蛇偏為要藥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兩募

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蛇紋捕有蔣氏者專其

利三世矣入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

十二年幾死者數朔矣言之貌甚戚者墓泰山婦伏結處余悲之且

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若汝也言改汝

捕蛇之役復汝輸租之賦以免其死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

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犯死捕蛇乃以為幸更役復賦反以為不

幸此豈人之情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提一句此下又直貫至捕

蛇獨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

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賦歛之苦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同什

千賦斂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厲利往往而死者相藉謝也疫

氣藉枕藉也勞下遷徙而死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

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

十無四五焉應前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二句收上悍

吏之來吾鄉叫器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

不得甯焉追呼之擾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始

然而臥蛇存謹食嗣之時而獻焉小心養食俟其時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退而甘食其土地之所產以盡其天年蓋

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

是哉言吾犯蛇毒而死者一歲只有兩次非今雖死乎此比吾

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今吾雖終死于斯役比吾鄉

安敢怨其爲毒而不爲此○此段正明斯役之不幸未若復

賦不幸之甚二句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于言表余

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

猶信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

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

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嗚呼孰知

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一句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

此小文耳卻有許大議論必先得孔子苛政猛于虎一
句然後有一篇之意前後起伏抑揚含無限悲傷悽惋
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真有用之文

一
補蛇者說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樓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

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樓樞

隆然高也貌橐駝即駝駝以何爲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書其

鄉只爲欲寫其在長安書其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行樂

及賣果者種樹皆爭迎取養去聲○爭相迎取視駝所種樹或

遷徙無不活無不活雙且碩茂蚤實以蕃其樹大而盛其實蚤

此一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又反觀有問之對曰橐

駝自謂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折一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一篇之意凡植木之性承其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

築欲密此四欲字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侍也若子

本性欲也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謂無不活三字理故

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

蚤而蕃之也耗損也○此段又反覆碩茂蚤蕃四字理○以上只淺淺就柏木上說道理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

出他植者則不然一句提轉上言無心根拳而土易拳曲也其

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

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

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

憂之其實慤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此段明他植者莫能如一句理○以

上論種樹畢以下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

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

憐焉而卒以禍者則不然一段摹出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

之見

爾耕。最爾植。督爾穫。鑊字責也蚤繰也。繰，繅絲也。而緒蚤織而縷也。縷，布縷也。字

而幼孩遂而雞豚遂，長也。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駁

殮。饔以勞去聲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

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問者

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一篇精神

命脈直注末句。結出語極冷峭。

前寫橐駝種樹之法。蹟蹟述來。涉筆成趣。純是上聖至理。不得看為山家種樹方。未入官理一段。發出絕大議論。以規諷世道。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論以規諷世道。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裴封叔名瑋。子厚之妹夫。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同隙

宇而處焉。梓人即木匠。欸。叩也。隙。宇空也。傭。役于主人以代租也。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

不居壘斷之器

尋八尺引十夾尋引所以度長短壘礪石斷刀鋸斧斤之屬○出語便作意疑注

問其

能曰吾善度

釋

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

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食

副

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

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

此以言語代敘事

他日人其室其牀闕足而

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

故作折

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

備

羣材會眾工

委蓄也○寫梓人一

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

焉

寫梓人

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

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

寫梓人

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

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

寫梓人

其不勝

升

任者怒而退之亦

莫敢愠焉

寫梓人

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

屢無進退焉

寫梓人六

既成書於上棟

易上棟下宇

曰某年某月某日某

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

寫梓人七

余園

圖

視大駭然後

知其術之工大矣

園驚愕也○句句包含下意摹寫甚工敏既成數句尤極含蓄為下文張本

繼而

歎曰

轉筆

彼將捨其手藝

照不居藝斷之器

專其心智

照所職尋引規矩繩墨

而能

知體要者歟

體要二字是篇之綱

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

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

歟又就專其心智又寫作二層

是

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物事也○連下三者歟字贊美方轉入正

意如黃河之流九折而入海何等委曲以下將梓人一

翻案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

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

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

此以王外薄博

四悔也

有方伯連率

同帥○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郡有守邑